

校勘記自序

衡陽王氏船山叢書其目錄可考者七十五種稿本訪得

者六十一種湘鄉爵相及介弟爵帥捐俸授梓自甲子春

至丙寅夏刻成五十三種此三年中延致諸同人或校稿

本或校寫本或校刻本

毓崧

亦在局中專司覆校稿本合

計已刻未刻各書除未經覆校者六種

說文廣義相宗絡索夕堂八代詩選

四唐詩選明詩選詞選

餘五十五種皆檢其所引原書所用故實爲

之校勘就中似誤非誤者固不當增改刪移

書經碑疏卷二解黑水云

以黑水在肅州而雍之西界應在亦集乃今按亦集乃係海子之名並無脫誤亦毋庸疏通解釋

若夫舊刻本有臆改之誤

詩經碑疏卷一云廣雅謂之牛莖牛莖牛屬之轉也據廣雅兩

莖字皆莖字之訛莖音遲脣遲一聲之轉閱者知莖有跌
音不知有遲音疑其與脣音不近遂臆改爲莖耳詩廣傳
卷三云文饒無犬戎之餌則吉閱之機不發據史鑑文饒
乃李德裕之字吉閱卽李逢吉李宗閱德裕官兵部尚書
時杜悰與宗閱爲隱語目爲大戎欲餌以御史大夫之職
大戎乃大戎之訛至於唐時吐蕃雖有犬戎之稱然維州
渠帥自願來降並非贊普以此餌唐且使果指爭維州之
事亦不當捨牛僧孺而言逢吉宗閱此必閱者疑大字爲
誤臆改新抄本有傳寫之誤春秋家說卷三上云童子之
爲夫耳秦乃黍之訛手搏黍謂手持搏黍猶記言手弓傳
而奪矣秦乃黍之訛手搏黍謂手持搏黍猶記言手弓傳
言手劍此兼用棄百金取搏黍及葛伯要奪童子黍肉也
宋論卷七云七年而始降宋征乃西羌青唐酋長熙甯七
降宋與宋皆未字之訛宋征乃西羌青唐酋長熙甯七年
降於王王氏原本有檢閱之誤春秋釋疏卷上云貫范甯
韶者也王王氏原本有檢閱之誤注音古亂反又云厲公羊
注音賴是已今按何范皆無音切范甯注當作穀梁釋文
公羊注當作公羊釋文此因注疏與釋文合刻檢閱時誤
採書亦有記憶之誤周易外傳卷六云楊億披緇而辱逮
名也亦有記憶之誤於死楊億乃王旦之誤尙書引義卷

三云若夫陸子靜楊誠齋王伯安之爲言也誠齋乃慈溪之誤詩廣傳卷三云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雖甫旋兵而孫恩已潰孫恩乃廬循之誤讀四書大全說卷四云道安立雪斷臂道安乃慧可之誤讀通鑑論卷四云況仇士良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仇士良乃楊復恭之誤卷二十

八云李山甫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山甫乃五川之誤卷末云李存勖三垂岡之歎存勖乃克用之誤蓋齋文集卷三讀陳書書後云魯悉達之言違於俄頃元武之潰應如鼓鐘魯悉達乃蕭初擬悉仍其舊而臚列於校摩訶之誤元武乃朱雀之誤

勘記中同人有謂詞義顯然不必存疑者於是刻本內此等遂多改易惟誤處須引證而後明以及改之有礙於上下文者則未嘗改爰卽此類次第編輯成校勘記二卷諸同人按語就其鐵記之存者並爲錄焉前此新化鄒叔績漢勛校刻叢書於經書稗疏五種多所點竄就中能訂抄

本之訛者固宜擇善而從周易稗疏卷四引史記龜策傳

引集傳云姚崇遣使捕蝗夜中惟原稿間有引證頗疏而

授水火邊堀坑校本改投為設惟原稿間有引證頗疏而

鄒改較密者為書經耕疏卷四下解鋟字云孔氏六兩之說

蓋本於尚書大傳雖補苴罅漏不為無功然斷舊續竟究

一緩六兩之文也春秋稗疏卷上解公次于滑云蓋今大名之

非廬山真面春秋縣紀在魯東南鄒刻改為滑亭在睢州西

北紀在魯東北固屬有據然下文云帥師以西次於曹鄭

之閒又云鄭之東嚮紀也亦不北逕於滑下條解紀鄭云

紀國在齊莒東南今日照安東之閒是王氏之意固以紀

為齊東南不以為在齊東北也固以滑為大名滑縣不以

為睢州滑亭也鄒刻刪去鄭之南嚮紀也二句改曹鄭之

閒為宋鄭之閒改齊莒東南為齊東莒北日照安東為壽

光臨淄雖考訂較密且有既經增改轉不及原本者春秋

然非王氏真本矣且有既經增改轉不及原本者稗疏

卷上云晉文登有莘之墟乃伊尹所耕之地在河濮之閒

漢為陽平縣今東昌之莘縣是鄒刻於漢上增在今陳畱

東北衛殺公子伋之地十三字意謂莘墟在陳畱其說雖
非無本然晉文登有莘之墟在城濮戰前一日賈注杜注
皆謂城濮爲衛地則莘墟自當相近故王氏以爲在東昌
莘縣卽公子伋被殺之地以視指城濮在濮州莘墟在曹
縣者持論雖異亦可存參若鄭邑陳畱則距城濮太遙於
時地不合如謂城濮亦係鄭地則與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避三舍事迹更不相符蓋晉文伐衛入曹之後仍屯曹
衛之間但拘宛春於衛並不進兵救宋子玉自由宋進兵
會前此救衛之師以逼晉及楚師有另改他說與原本迥
既敗然後晉師臨鄭盟于衡雍耳有另改他說與原本迥
異者四書稗疏解長府爲泉府鄒刻改爲僭王者之府今
考讀四書大全說卷六云爲長府改錢法也詩稗疏
似此者舊有設爲問答之說一似原本自難自解者書經
無改理有設爲問答之說一似原本自難自解者書經
卷四上言金縢一篇可疑者十三今爲臚辨之如右方鄒
刻改爲金縢一篇解者晉惠故多召疑字就疑者之辭而
爲之申釋有別立一說反指原本爲或說者詩經稗疏取
如右方有別立一說反指原本爲或說者詩經稗疏取
介圭兩條四書稗疏葬於魯條鄒有襲取諸孺之說羈人
刻所謂或說據原本卽王氏之說有襲取諸孺之說羈人

原本者

周易神疏解堅多心為多刺暗用學經室纂書經

謂紀即

相堂即棠暗用經義述聞又言太原即今固原州

暗用日知錄

春秋神疏引水經注謂之舉洲改洲為口暗

用戴氏校本

四書神疏言狼藉乃落錯疊韻暗用焦氏孟

子正義皆原本

所無細刻所增就中亭林潛邸與王氏同

時然未經相見

未必曾見其書有改從近時地名為原本

即使果見其書

亦斷不肯襲取有改從近時地名為原本

所不應有者

春秋神疏卷三云敖者敖山也在今河陰縣

今按敖山本在河陰縣境

乾隆二十年下距裁併之歲七十二年安

澤王氏卒於康熙三十一年

下距裁併之歲七十二年安

得豫知其事此與書傳託名孔安國

凡此之類定從原稿

所作而中有昭帝時金城郡名何異

凡此之類定從原稿

不參以鄒氏之言

鄒氏厚善者能就五種神疏中錄其自抒

已見之說選擇刊仍還其名於鄒

校勘記亦不逐條聲

氏亦復可傳所謂離之則雙美也

校勘記亦不逐條聲

明以省繁冗至於王氏原稿最精者確鑿不磨足以接武

昔賢爲來者先路之導

鄧氏顯鶴船山著述目錄附識云

所已言者

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

而卷帙既廣利

鈍互陳間有敘述參差由於考訂未確

李鄴侯居相位時陸宣公方居母憂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言鄴侯不薦宣公又言宣公不進言

蓋未核其年月也神氏爲將者放之從子世衡從孫詰謬

誼從曾孫師道師中皆在放後自放以前未嘗爲將宋

論卷三言放世爲邊將起家闕闕蓋未核其家世也

解率易由於意見有偏

檀弓之申祥卽孟子之申詳自來

子張門人樂記之子夏自來皆謂退老西河壽踰百歲禮

記章句謂文侯所師之子夏必非聖門之卜子以字同而

流傳此撰述繁富者之常情無須深訝更有不滿於前人

然實爲明人而發

張孚敬之議大體妄擬於歐陽文忠光

滿於文忠爲孚敬發也不

滿於忠定爲時亨發也

不孚乎公論而非其定論所存

交功已自亨

四

薑齋詩集五十自定稿有爲晉甯諸子說春秋自占詩云

腹借征南庫燈邀漢壽光據此知書中於關侯有疑詞者

皆未定之論也書經稗疏卷二云熙豐間王安石但爲回

河之邪說而始終力主順河自流之議者惟蘇氏兄弟也

雜聞諸實遷蜀黨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讀通鑑論

云無罪可加而蘇軾以文詞取禍宋論卷七云蘇子瞻海

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恕於此之際者知其有

不可恃而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據此三條知書

中於東坡多毀詞此特一時感慨於衷借論古以發抒獨

者皆有激之言也

見而立言之大指未嘗強天下以必從猶賦詩者斷章取

義說易者無事達古故不自諱其矛盾之詞以明未嘗執

一

讀通鑑論卷六敘論云甯爲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

道有自相齟齬者矣無強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

是在閱者尙論作者之世心知其意而弗泥於寓言凡別

有寄託者置之不議斯則善體也故舉其大略以質世之

讀是書者

同治丙寅夏四月儀徵劉毓崧識

王船山叢書校勘記卷一

周易內傳

卷二下

頤

虎視眈眈 眈眈垂耳貌虎怒耳豎眈眈順而有求也
眈眈本作眈眈从目非从耳釋爲垂耳者蓋沿俗本之
誤

周易稗疏

卷二

渙

渙奔其机、机者伐木不盡之莖幹

各本周易皆作机無作机者船山周易
机注云或作机者伐木而畱其本也未
文云程傳以机爲机似所據者即朱子
作机其或作机者乃坊刻之誤俞氏集說作机注云尊
周易外傳

卷二

蠱

則且有僞周已革而張說之涕猶零

以新舊唐書及通鑑考之中宗復辟後
武后遷居上陽

宮羣臣中嗚咽流涕者乃姚崇非張說是時崇正知政

事說流於欽州尙未還京也春秋世論卷二武曌已革而

張說泣張說亦當作姚崇皆記憶之誤陽湖周夢漁世澄曰世論下文

云流及其子且戴巨賊以快心於唐之子孫則謂說子均均受安祿山之僞職也

書經稗疏

卷一

堯典

媯汭 漢郡國志云南流者媯北流者汭異源同歸混流

西注而入於河

按漢郡國志無此文南流者媯北流者汭二語本於史

記正義引地記

地記下內

異源同歸以下本於水經

河水篇注

水經注無而字

蓋誤合兩書爲一書耳

卷四下

召誥

牛二 鄭康成以譏緯釋經析爲二謂禘爲祭天皇大帝

主北辰而配以魯郊爲祭耀魄寶等之五帝而配以稷

按康成禮注謂耀魄寶卽天皇大帝在五帝之上靈威

仰爲周家感生帝列五帝之首鄒叔績校刻本耀魄寶

作靈威仰是也

尙書引義

卷一

大禹謨一

拖雷北返而似道奏功

拖雷乃元世祖之父追尊爲睿宗者以宋史元史及各書考之宋理宗開慶景定之間元世祖以皇太弟督兵攻鄂聞憲宗之訃班師北返賈似道虛報大捷其時睿宗之歿已久拖雷當作忽必烈

卷六

文侯之命

錄文侯之命於書以東周之不王下有不肖之子而平王

已盡乎人

上文云延及桓王又云此桓王之所以不王此處所云
不肖卽指桓王然桓王乃平王之孫子當作孫下文壞
於子而功不得就子亦當作孫

詩經稗疏

卷一

召南

委蛇 後漢書委蛇大如車輪亦謂大蛇也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斬蜺蛇注善曰莊子蜺蛇其長若
轅螭與委通用長若轅與大如車輪語亦相近特後漢